

北宋士族婦女的教育

陶晉生*

北宋時期，士族婦女大都能識字。本文以墓誌資料為主，試圖勾畫她們所受的教育，以及她們教育兒女的大致情形。一般來說，士族婦女所受的是家庭教育，不過，有些婦女的程度顯然超過了初級教育。從墓誌資料裏，可以看到很多婦女所讀的書，從經史，詩文，到佛道經典，不一而足。可是，由於女子局限於家庭之中，她們的作品多半是詩詞，而在年老時大都唸經拜佛。雖然如此，士族婦女有受教育的必要，因為她們往往要主持家政，兼顧族人的事務，以及管理家產。她們的責任並不只是傳宗接代，而必須具有多方面的才幹和知識。有知識的婦女時常要兼主內外，在丈夫求取功名，出外工作，甚至丈夫不理會子女的教育的時候，親自教育子女，或者監督兒子讀書。尤其在丈夫早死的情況下，不願再嫁的寡婦的責任更是沉重。著者認為一個女子是否有知識應當是北宋士大夫安排婚姻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北宋時期，士族為了維繫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一方面聚書延師，督促子孫讀書應舉，以求功名祿位；一方面經營田產，對內加強族人的團結互助，對外擴展與其他士族的婚姻關係。士族婦女在這個變遷的社會裏，扮演了甚麼角色？對於家族的維持，除了傳宗接代之外，有甚麼貢獻？她們的生活實況是怎樣的？本文擬探討當時士族婦女生活的一個重要的部份，那就是她們所受的

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論文

* 美國亞歷桑那大學東亞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教育，和她們在子女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本文所用的資料，以文集中的墓誌為主。

士族婦女，或生長於富裕的家庭裏的婦女，大都有機會讀書識字。這些婦女的傳記（墓誌）著者，爲了表揚死者，多半會記載她們讀書的這件事。著者們尤其把夫死守寡，撫養和教育兒女的婦女的事跡，大書特書。雖然這些傳記（墓誌）千篇一律的隱惡揚善，有時候過於誇張，但是就婦女是否能夠讀書識字這件事來說，不致於無中生有。因此，我們可以從現存的傳記資料裏，窺見當時士族婦女受教育的大致情形。

傳統中國婦女的活動，大致限制在「男主外，女主內」的範圍之中。她們所受的是家庭教育，程度不太高。司馬光主張不論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應當受教育，他也稱讚賢女，認爲古之賢女如曹大家，皆通經術，議論明正。¹ 不過，他在《司馬氏書儀》裏討論女子教育，認爲她們只需要初級的教育：

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如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九歲。男子讀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²

士族婦女在夫家，有時候也要擔當外事。受了教育，才能勝任外事。袁采在《袁氏世範》裏把婦女在夫家裏的各種職責作了很簡要的描述：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算錢穀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致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認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³

袁采把婦女在夫家遭遇的困難分爲三種情況。一，夫蠢懦，妻必須負責理家

¹ Ebrey, *Inner Quarters*, 120-24, also 185-87. 並參看苗春德編，《宋代教育》，200-1。

² 《司馬氏書儀》，卷四，〈居家雜儀〉，45。

³ 袁采，《袁氏世範》，卷上，23下。

財。二，夫不負責，妻必須與子共同理家。三，夫死子幼，妻負責理家教子。其中又以夫死子幼的情形最艱鉅。在以上的三種情況裏，都需要有知識，能算賬的妻子來應付。也都需要婦女兼主內外。同時也要有能力認清楚誠實可靠的人，才能託付其人辦事。這樣的婦女才能維繫家族的繼續存在。換言之，具有初級教育程度的婦女，也許還不足以應付上述的局面。尤其是在第三種情形之下，婦女需要足夠的知識才能教子。

鄭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女子教育，認為教女子的重要性不下於教男兒：

教子之所宜急，莫若女子之爲甚。乃置而不教，此悍婦戾妻、驕奢淫佚、狼狽不可制者所以比比，而家道不正。⁴

他的重點是德而不是才。但是德育不是空言，必須從詩書和家庭的傳統裏去學習。鄭俠的女兒顯然會讀書。他在寫給女兒的教訓〈示女子〉詩中要她「誦經味其理，聖心良可言。」⁵

曾鞏爲一位叫做周琬的婦女寫墓誌銘，說周氏「喜圖史，好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有詩七百餘篇。曾鞏在這篇文章裏，發揮了一篇主張加強婦女教育的言論。他認為古代有女子教育，到了現代卻已廢棄，婦女只有自學：

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有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樂，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非學不能。故教成於外，而其俗易美，而其治易洽也。茲道廢，若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賢也已。⁶

鑒於當前沒有一種有系統的女子教育，曾鞏企圖以引古證今的方式來支持他的主張。他爲其妹寫墓誌銘，特別指出她們喜歡讀書。沈披和沈括兄弟的母親許氏教育兩個兒子很成功。曾鞏頌揚許氏，認為只有使許氏揚名天下，才能樹立楷模，挽救世風。他是這樣寫的：

⁴ 鄭俠，《西塘集》，卷四，〈謝夫人墓誌〉，8下。

⁵ 同上，卷九，10下-12上。

⁶ 《元豐類稿》，卷四十五，287。

昔先王之治，必本之家，達於天下。而女子言動有史，以昭勸戒。後世以古爲迂，爲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獎成，其事實亦罕發聞於後。其苟如此，其衰微所以益甚。則夫人之事其可使無傳也哉！⁷

歐陽修幼年喪父，由母親一手撫養教育成人。歐陽除了在〈瀧岡阡表〉一文中感恩親情外，對於賢妻良母特別讚美，認爲很多士人的成功，是婦女的功勞。例如他讀了謝景山之母的墓誌，又讀了景山之妹希孟的百餘篇詩作後，寫了〈謝氏詩序〉：

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誌，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迂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眾之中，一貫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於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⁸

謝希孟有詩集二卷，《采蘋詩》一卷。⁹ 由此可見，當時有些婦女受了教育，也教育自己的子女。歐陽修認爲謝景山的知名是由於有一位賢母。同時，王珪也把賈昌朝的成就歸功其母和其妻陳氏。賈昌朝少孤，其母「日教誨之，自經史圖緯訓詁之書，無所不學。」其妻陳氏也助他成名。¹⁰

像謝景山的母親一樣，北宋頗有一些婦女所受的教育，超過了上引司馬光主張的初級教育。以下幾位婦女可以算是她們的代表。沈迥和沈遵之母魏氏，「以詩、書、論語教兩子。」¹¹ 石君瑜妻李氏知書史，誦佛書。¹² 盛遵甫妻王氏，讀經、史、諸子，極乎釋、老、陰陽、卜筮之書，並且特善吐納術。¹³ 許平施之妻劉氏，更是無書不讀，尤長於《左傳》。她的傳記著者描寫她：

⁷ 同上，卷四十五，286。曾鞏妹之誌見卷四十六，293-94。

⁸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謝氏詩序〉，315。

⁹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5388。

¹⁰ 王珪，《華陽集》，卷五十六，2上；同卷，14下。

¹¹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九，623。

¹² 文同，《丹淵集》，卷三十六，265。

¹³ 晁說之，《嵩山文集》，卷二十，390。

嗜學，書傳無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能通誦之。中間事跡、詞語、沿端、極涯、開說、講辯、名氏、世族、地理、歲月，條分緒解，癸甲不亂。¹⁴

程顥、程頤之母侯氏，「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其父）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子。」她好文，卻不爲詞章。詩三十篇皆不存。只有一首〈聞鳴雁〉：

何處驚飛起，離離過草堂。

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

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

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

侯氏不爲詞章，「見世之婦女以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她仍然教育女兒，雖然主要的教訓是班昭的《女戒》。她教訓家人：「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侯氏之弟「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¹⁵ 還有一位蒲遠猷之妹幼芝，才氣縱橫。據說蒲遠猷「與女弟幼芝俱有聲於劍南。幼芝嫁成都張俞，學問文章與其夫抗衡。」當時的士大夫把他們兄妹比爲前世的班固、馬融。「翕然稱美之。」¹⁶

生在書香之家或做官的人家（士大夫）的婦女，比較有受教育的機會。赫赫有名的呂氏家族，子女幼年時在一起讀書。呂夷簡的堂妹，和男孩同學，她「汎通詩書百家之學。」她的伯父呂蒙正本來就「奇之，以謂非諸女之儼。」而呂夷簡也歎道：「信矣諸父（蒙正）之言！」嫁給王覃之後，年三十餘時夫卒，於是她親授經義於諸子。¹⁷ 同樣，譚文初妻謝氏教子弟，「教諸女亦如之。」¹⁸ 宋初宰相王旦之女才數歲，「文正特喜其明悟，親教誦《孝經》、

¹⁴ 文同，《丹淵集》，卷四十，295-96。

¹⁵ 《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二，653-55。

¹⁶ 黃庭堅，《山谷集》，卷二十四，〈蒲仲與墓誌銘〉，257。

¹⁷ 《華陽集》，卷五十三，9上。

¹⁸ 《西塘集》，卷四，3上-9下。

《白氏諷諫》，及雜詩賦數百篇。」雖然後來她既不飲酒，也不再讀書，王旦「每有家事，必訪焉。既而笑曰：若爲男子，必大吾門。」王旦很謹慎的選擇了後來也官至宰相的蘇耆做女婿。¹⁹ 有一個周恭甚至只教女兒。周恭的兩子已經務農，「念不可教，獨周氏幼而慧，乃使授《女誡》七篇習之。」出嫁後，其夫不得志，「周氏恥之，益欲教其子。」其子好學都是周氏的功勞。²⁰ 還有些婦女家境似很差，仍能讀書。如文氏父母早亡，仍然「性喜儒學。」²¹

有的婦女並非出身於士族，而家境還不錯，也就夠自學。如程節妻沈氏，祖、父皆不仕，而且幼失父母。可是她「性警悟，事一經目，無不能者。夜聽族中群兒誦書，翼日輒能盡誦。既長，雅好讀書。不出閨闥，而經史百家之言，已亦略知大意。善字畫，知詩。溫柔端厚，頗有古人之風。」嫁到程家的時候，程節還沒有中第。門內無慮千指，竭粧具賙給無憚色。「教子孫多學問，常貢國學外台；訓諸女皆有法，各能通經知詩。」這位婦女甚至還有文集十卷傳於家。²²

最有趣的故事，是洪州布衣高天倪之母馮氏。馮氏原來沒有受過教育，嫁給隱士高廣後，因高廣好與禪衲交游，馮氏竟能誦經認字。五個兒子都是馮氏教育的。²³ 此外，根據歐陽修的記載，北宋名建築師預浩之女，可能是《木經》（三卷）的著者。至少，我們可以知道，這位預氏學會了建築。²⁴

宋代士人收藏書籍的風氣很盛。婦女爲了教育子女，也收圖書。如賈注妻「市圖籍以教子。」²⁵ 下文還有朱遵式妻杜氏和劉弇的母親，都買書收書。

生長於士族之家的婦女，並不一定都受教育。也就是說，有的士人不贊成女子讀書作文。程顥之女「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這位很聰明的女子，

¹⁹ 韓維，《南陽集》，卷三十，〈太原縣君墓誌銘並序〉，1上-3上。

²⁰ 黃庶，《伐檀集》，卷下，20上下。

²¹ 《全宋文呂陶集》，卷一六一五，492。以下凡引用《全宋文》，一律引其總卷數。

²² 程遵彥，〈寶文閣待制程節妻沈氏墓誌銘〉，列入陳柏泉編，《江西出土墓誌選編》，79-81。

²³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九，20上下。

²⁴ 歐陽修，《歸田錄》，卷一，1上下。

²⁵ 宋祁，《全宋文宋祁集》，卷五二八，125。

未嫁就死了。臨終，程頤對她談道義，她答道：「何不素教我？今且慍矣。」這是何等可歎的抗議！²⁶ 黃庭堅的叔母章氏，「幼喜誦書，弄筆墨。父母禁之。與諸女相從夜績。待其寢息，乃自程課。由是知書事。」²⁷ 這兩個例子說明自學的困難。

以下再舉一些讀書的婦女的例子。王安石的外祖母黃氏，喜書史。²⁸ 鄭獬外祖母陳氏，誦讀佛書，亦好讀古史，能疾書，日草萬餘字。見之不知爲婦人筆札。²⁹ 錢晦妻李氏，「能爲五七言詩。設烈女圖。讀書史以自娛。」³⁰ 魯有開妻李氏，善讀傳記。³¹ 張宗雅妻符氏，讀漢唐史。信佛。³² 杜昉妻崔氏，是工部尚書崔立之女，讀經史佛書，會歌詩。³³ 孫庭臣繼室施氏，少喜讀書，老而不衰。六經、孔孟之書，略通其大旨。³⁴ 朱遵式妻杜氏，買書不問其價。雅好內典，達其旨趣。又多智，善解夢。言未來事往往符驗。³⁵ 蘇軾妻王氏，嫁給東坡後，居然不知她會讀書。³⁶ 賈宗孫女喜讀書，通《論語》、《孝經》大義。³⁷ 此外，孫某妻王氏，吳某妻曾氏，蘇不欺妻蒲氏等，都是喜歡讀書的婦女。王氏對於「史所記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³⁸ 還有一位周氏，是山陰人傅某之妾。傅某「諸子尚幼，欲令力學以世其家。問誰可主者。意在夫人。而夫人承其意。府君喜

²⁶ 《河南程氏文集》，《二程集》，卷十一，640。

²⁷ 《山谷外集》，卷八，〈叔母章夫人墓誌銘〉，434。

²⁸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〇，568。

²⁹ 鄭獬，《鄖溪集》，卷二十二，9上下。

³⁰ 蔡襄，《端明集》，卷三十九，8下。

³¹ 《鄖溪集》，卷二十二，7上。

³² 陳襄，《全宋文陳襄集》，卷一〇九一，591-92。

³³ 范純仁，《范忠宣集》，卷十二，15上。

³⁴ 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253。

³⁵ 王禹偁，《全宋文王禹偁集》，卷一五六，575。

³⁶ 《東坡七集》，《東坡集》，卷三十九，9下。

³⁷ 《華陽集》，卷五十三，11下。

³⁸ 《陶山集》，卷十五，20上；《臨川先生文集》，卷一〇〇，625；呂陶，《全宋文呂陶集》，卷一六一五，498。

曰：汝才真可以此付也。」這位周氏把傳家的家產管理得很好。身為妾侍的周氏應當不是出於士人之家，卻能讀書識字，治家理財。³⁹

很多婦女喜歡誦讀佛經，篤信釋氏。據說「元豐、元祐間，釋氏禪家盛。東南仕女紛造席下，往往空閨門。」⁴⁰ 上引陳氏、符氏、和崔氏等，都信佛教。崔立還有一個女兒，也受了教育，據說她「喜讀書史，數過成誦，不遺忘。」好佛書，讀《圓覺經》後，歎道：「使我早研悟此理，當終老於家，孰能有行，重結緣累！」⁴¹ 黃洪妻許氏，「尤喜佛事，誦其書十八萬卷有奇。」⁴² 任遵聖妻呂氏，「晚好佛書，知緣果大略，怡然若有得。」去世前，「閉目誦《金剛經》，凡二卷，無一字舛謬。」⁴³ 魏羽女「學佛屠，通其書之說。故其於窮達之際，能泊然安於命，而不以外物動其心。此士君子有所不及，而夫人能之，賢矣！」⁴⁴ 王安石妹，張奎妻，「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⁴⁵ 此外，孫淮妻許氏，家氏的丈母侯氏，葛氏妻尹氏，費文妻魏氏，陳昌謨妻段氏，升妻陳氏，潘延之妻錢氏，侯仲修妻施氏，杜妻鍾氏等，都信奉佛教。⁴⁶ 邵潛妻孫氏教子讀書，信佛之外，又信道教。⁴⁷ 吳瀚教其女詩書筆墨。女於筆墨女工皆善。晚喜釋氏書。⁴⁸ 張景儒妻楊氏，「日閱佛

³⁹ 《陶山集》，卷十六，15上下。

⁴⁰ 鄒浩，《道鄉集》，卷三十七，16上。

⁴¹ 《全宋文》，卷一六四八，294-96，張吉甫文。

⁴² 劉摯，《全宋文劉摯集》，卷一六八二，176。《忠肅集》，卷十四，20下作黃珙。

⁴³ 《呂陶集》，卷一六一五，496。

⁴⁴ 沈遘，《全宋文沈遘集》，卷一六二七，699。

⁴⁵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九，620。

⁴⁶ 沈括，《全宋文沈括集》，卷一六九五，401；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十一，1上；《端明集》，卷四十，4上下；《全宋文呂陶集》，卷六一一五，493；《全宋文》，卷一七〇一，507；蕭稷文；楊傑，《全宋文楊傑集》，卷一六四六，259，263。施氏墓誌見《江漢考古》3（1989）：14-15。鍾氏墓誌見《考古》6（1963）：343，349。

⁴⁷ 慕容彥逢，《摘文堂集》，卷十五，4下。

⁴⁸ 《浮溪集》，卷二十八，251。

書，教訓子弟爲事。」「晚年默悟禪觀，頗達其宗旨。」⁴⁹ 晚年信佛的婦女，不計其數。

司馬光不贊成婦女作詩。他說：「今人或教子女以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⁵⁰ 其實這話也反映了當時有些人教女兒作詩。或者精書畫，通音律。宋代女詩人當然以李清照最有名。此處不必多論。⁵¹ 其他的女詩人很多，如晁端中妻胡氏，知書能詩。⁵² 錢晦妻李氏，善書能詩。⁵³ 孫君妻王氏，好讀書，善爲詩。⁵⁴ 錢秀女善爲歌詩，平生所著千餘首。⁵⁵ 王贇妻劉氏，有詩五十四篇。「其詩高潔，非婦人女子所能爲。」⁵⁶ 譚文初妻謝氏，「書畫二事皆精，而於水墨尤閑淡久趣。」也善性理。⁵⁷ 張某妻許氏，「通于詩，樂于琴，習于算教…尤于詩能考而知義。」⁵⁸ 陳公甫妻阮徽，善書法。⁵⁹ 許國妻黃氏，通音律。⁶⁰ 在宋人筆記小說及其他資料裏，可以看到多婦女的詩文。值得另文論之。茲舉數例於下：

(1) 大庾嶺上佛塔廟有婦人題云：「妾幼年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歸，父以大庾本有梅嶺之名，而反無梅，遂植三十株于道之右。因題詩于壁。今隨夫之任端溪，復至此寺，前詩已污漫矣。因再書之。云：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將三十本，清香留與雪中開。」⁶¹ 這位婦女於多年後仍能

⁴⁹ 《全宋文》，卷一七〇四，556-57，張岫文。

⁵⁰ 參看《宋代教育》，200。

⁵¹ 參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者》，卷三，宋代，本文不再重複。

⁵² 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六十八，548。

⁵³ 《端明集》，卷三十九，8下。

⁵⁴ 《臨川先生文集》，卷一〇〇，625。

⁵⁵ 《范太史集》，卷三十八，14上。

⁵⁶ 《臨川先生文集》，卷一〇〇，627。

⁵⁷ 《西塘集》，卷四，6下。

⁵⁸ 王令，《廣陵集》，卷二十九，1下。

⁵⁹ 《嵩山文集》，卷十九，382。

⁶⁰ 尹洙，《全宋文尹洙集》，卷五八九，450。

⁶¹ 張師正，《倦遊雜錄》，82。

背誦其父的詩句。

(2) 天聖中，有女郎盧氏，題詩於蜀道泥溪驛。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闋，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切弄翰墨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煙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亸烏雲膩。鈿帶雙垂金縷細，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驚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⁶²

(3) 舒王女，吳安持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⁶³ 案，舒王即王安石。王安石一家人都讀書，除上引王安石的外祖母黃氏外，其妻能文，有小詞〈約諸親游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風又無雨。」安石妹，張奎妻的佳句最多，名句有：「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安石女，劉天保妻有如下的名句：「不緣燕子穿簾莫，春去春來那得知。」《宋史》〈藝文志〉著錄《王氏詩》一卷，則不知是那一位的作品。⁶⁴

(4) 「陳述古諸女，亦多有文。有適李氏者，從其夫任晉寧軍判官，部使者以小屏求詩。李婦自作黃魯直小楷，題其上二絕云：「夢淡蘆歌曲水通，幾雙容與對西風。扁舟阻向江鄉去，卻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誰畫小瀟湘，雁落秋風蓼半黃。雲淡雨殊孤嶼遠，會令清夢繞寒塘。」⁶⁵

以上第一和第二兩例中的婦女，很自然的在寺廟和旅店的牆上作文提詩。第三例的王安石家裏的婦女，頗多能詩。這些受了教育的婦女，不但有能力教子女讀書，而且在她們的傳記裏，有很多子女的教育完全由她們負責的例證。洪駒父四兄弟都由他們的祖母教其治經。梁在和妻金氏喜讀書，善筆札。諸子皆受經於她，未嘗從師。⁶⁶

⁶² 同上，35。

⁶³ 惠洪，《冷齋夜話》，39。

⁶⁴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34。

⁶⁵ 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21。《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中尚列有曹希蘊、蒲氏、吳氏、王亢女王尚恭、徐氏、王氏（即王安石家的婦女）、王綸、許氏等。

⁶⁶ 二例見《山谷集》，卷十六，136〈洪氏四甥字序〉；《山谷外集》，卷八，435-36。

有些家庭裏，由於丈夫忙於工作，無暇教育子女；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不注意子女的教育，於是妻子就肩負有督促或教育子弟的工作。士大夫過著游宦的生活，有的在外地做官，把妻子留在家鄉。如胡則妻陳氏出嫁後，夫中科第。陳氏不從夫行，凡二十年。在家侍二親。⁶⁷最有名的例子是蘇洵妻程氏支持其夫專心讀書的故事。蘇洵家極貧，而程家極富。蘇洵自己說他「游蕩不學，」程氏「耿耿不樂。」等到蘇洵覺悟，決心讀書，程氏就獨力撐持家務，並且在蘇洵出外游學的期間，親自教育蘇軾，蘇轍兄弟。蘇轍記述他的母親「生而志節不群，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又說當蘇軾十歲的時候，蘇洵「宦學四方。太夫人（程氏）親授以書。」「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蘇軾）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司馬光爲程氏寫墓誌銘，也讚美她教育軾、轍兄弟。⁶⁸由此可見出自富家的程氏曾經受過很好的教育。

一位史氏的丈夫，不知道爲甚麼「未嘗督責三子以學。而夫人（史氏）則不然，躬課諸郎讀書，至丙夜乃寢，率以是爲常。平生無所好，獨聞誦書聲輒欣然，蓋性之所嗜如此。」史氏之妹嫁給孫氏，其幼子昌裔，「年十五，六，晝出從師受書，夜歸，夫人自教之，至夜分乃已。」⁶⁹這對姐妹都是受過教育的婦女。何氏的丈夫十四年不歸，何氏教子「學書，念文字。」⁷⁰楊大雅妻張氏，「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者，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⁷¹王氏嫁給東南衣冠顯姓張氏，家貧子眾，「盡使努力爲諸生，以舊所憶眾書，手抄教督，夜分猶課厲眾子，嚴憚若師。」⁷²范氏歸吳郡陸師閔後，

⁶⁷ 范仲淹，《全宋文范仲淹集》，卷三八九，40。

⁶⁸ 《全宋文蘇洵集》，卷九二七，182；蘇轍，《樂城集》，《後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1411；司馬光，《司馬文正公文集》，卷七十六，554。

⁶⁹ 唐庚，《眉山集》，卷五，9下。

⁷⁰ 《丹淵集》，卷四十，294。

⁷¹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十二，464。

⁷² 葛勝仲，《丹陽集》，卷十四，16上。

「教諸子《論語》，《毛詩》，皆其口所指授，而諸子易以立。諸女相與雞鳴而起，曰：可不勉哉！吾母如何，吾曹當如何！」⁷³ 王拱辰母李氏，「授諸子《孝經》，古詩，方田之數。逮其就學，皆未勞而習。」⁷⁴ 沈迴與沈遵兄弟，學《論語》，《孝經》於其母魏氏。⁷⁵ 沈披和沈括兄弟幼時也是沈周之妻許氏教育的。⁷⁶ 邵潛妻孫氏，「善教子，幼課以讀書，長誨以紀己。四子相繼登進士第。鄉間言教子者，以邵氏爲能。」⁷⁷ 陶舜卿妻林氏，「觀書，略能誦說，以其所誦說授諸子，勸之爲學甚力。數子後皆爲學，相踵以進士補吏。鄉人榮之。」⁷⁸

還有一種常見的情況，是夫死後由妻來教育子女。歐陽修幼年喪父，由母親一手撫養教育成人，事見其千古傳誦的〈瀧岡阡表〉。馮式妻朱氏於夫死後，「攜諸孤居鄂州，自教讀書。」其子馮京後來官至翰林學士。⁷⁹ 賈昌朝的母親教他讀書，已見前引。⁸⁰ 黃世規妻盧氏，夫死後，「家益乏，而夫人教益力。居七年，而兩子仕。」⁸¹ 孫景修少孤，由母親教育成人，他不忘母恩，著有《賢母錄》，並且集有四十九家的家戒。⁸² 林某妻黃氏，夫卒後教育其子。子死，又教育孫兒，「日夜課諸孫以學，有不中程，輒朴之。及長，遂多知名，連以進士中其科。」⁸³ 劉琚的女兒可以說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女士。學問好，又有堅強的意志。她竟於夫死後，成爲一位女教師。劉氏嫁給許平施後，對其夫時加勸勉。夫卒，劉氏攜子還成都：

⁷³ 《嵩山文集》，卷十九，374。

⁷⁴ 《全宋文宋祁集》，卷五二九，147。

⁷⁵ 《臨川先生文集》，卷九九，623。

⁷⁶ 見注7。

⁷⁷ 《摘文堂集》，卷十五，4下。

⁷⁸ 《全宋文沈括集》，卷一六九六，423。

⁷⁹ 《華陽集》，卷五五，2上。

⁸⁰ 見注10。

⁸¹ 陳師道，《後山集》，卷十六，4下。

⁸² 蘇轍，《樂城集》，卷二十五，535。

⁸³ 《元豐類稿》，卷四五五，285。

至則舊產已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推齒者，授訓誡，教書字。愈十年，獲所遺以給朝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居左右之人，凡過其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諠譁作高語大笑。懼聞於夫人。清風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改詰檢問，使中程律。或不及，譙勵不貸。故其子天啓嘗預府貢書，占在高等。夫人教之也。自是夫人之徽烈懿行，愈聞於人，萬口一詞，謂絕倫類。⁸⁴

有些婦女是否確實教子女讀書，並不很清楚。以下的幾個例子，都是監督子女讀書，而並不一定親自執教。錢塘人錢訪妻吳氏，使子就學，並慎其交友。「吳中多以夫人教子爲法。」⁸⁵ 劉弇父死，母親才四十餘。她收書萬卷，以授諸子，使畢力於學。「遠近士族嘆之。」⁸⁶ 處士陳某之妻江氏，於夫死後，負責家政，「子未冠，縱其求師問道。」⁸⁷ 黃庶妻李氏，夫死後，遣子庭堅就學。後來成了大名。⁸⁸ 吳某之妻陳氏，諸兒皆其勸督宦學。⁸⁹ 劉某妻徐氏，「課二子讀書甚力。既而二子以次取進士第。」⁹⁰ 包拯妻董氏，於夫卒後，延師教子。⁹¹

傳記資料中記載北宋時期受過教育的婦女相當多。本文引用的共計九十九例，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一群。⁹² 如果觀察這些婦女的籍貫，大致可以發現在已知其籍貫的七十四人中，南方的婦女有五十位，北方人只有二十四位。也就是說，大多數受教育的婦女是出自南方的家庭。這一現象的可能解釋是，北宋時期，江南的人口多於江北；江南和四川的出版業開始發達，教育也比較

⁸⁴ 《丹淵集》，卷四十，295-96。

⁸⁵ 《全宋文陳襄集》，卷一〇九一，580-81。

⁸⁶ 劉弇，《龍雲集》，〈附錄〉，〈周夫人墓誌銘〉，2上。

⁸⁷ 《溪堂集》，卷九，19下。

⁸⁸ 《後山集》，卷十六，1下。

⁸⁹ 《山谷外集》，卷八，434。

⁹⁰ 《眉山集》，卷五，3下。

⁹¹ 《文物資料叢刊》3（1980）：160。

⁹² 此一部份是著者於接受審閱的意見後，才查出婦女們的籍貫來計算。原來並未計畫量化，因此並未特別選擇南方婦女的墓誌爲例。

普及。很多士族家庭鼓勵子弟讀書，而婦女也有機會接觸書本。由於從事學業的士人眾多，競爭相當激烈。也許因此南方士族比北方人更迫切的需要受過教育的女子為妻。

北宋士族婦女讀的書，從經史子集到佛道，包羅萬象。同時，她們的才能也從講經說史，為文賦詩，到精通書畫音樂。不過，由於沒有系統的婦女教育制度，婦女在家族以外也沒有出路，很多傑出的婦女就被埋沒了。於是王旦和二程的祖父只好歎息這些才女沒有生為男子。很多婦女只能在書畫和詩歌方面發揮。

在傳記資料裏，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有學識的婦女教導子女的記載。原因之一是當時士大夫對外發展，有時無暇兼顧子女的教育。原因之二是有的丈夫並不鼓勵兒子進取，或者對於子女和家庭不負責任，因此妻子就必須兼顧內外。

一般說來，傳統家庭裏，夫的年齡往往大於妻。在妻死後夫可以連續再娶，而夫死後妻大概只再嫁一次的傳統社會裏，夫可以比續弦年長得多。如果夫不先死於妻，也多半死於續弦之前。因此，夫死子幼的情形相當普遍。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妻不再嫁，她的教育水準就成為子孫能否受到教育的關鍵。即使妻所受的教育沒有達到可以親自教育子女的程度，她至少能夠了解教育的重性，從而送子入學，或監督其向學。

士大夫也許認為婦女不必受良好的教育，但是士族為維持其地位，實際上需要婦女能讀書明理，才能主持家政，以及照顧族人。能讀書也許是一個女子能嫁給士族一個有利條件。惟其如此，她們才能夠教育兒女，維護家族的福祉於不墜。

（本文於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四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 文同，《丹淵集》。《四部叢刊初編》。
- 王令，《廣陵集》。《四庫全書珍本七集》。
- 王珪，《華陽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
-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
- 王禹偁，《全宋文王禹偁集》。
- 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全宋文》。巴蜀書社，1988-。
- 司馬光，《司馬文正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
- 司馬光，《司馬氏書儀》。《叢書集成》。
- 汪藻，《浮溪集》。《四部叢刊初編》。
- 沈括，《全宋文沈括集》。
- 沈遘，《全宋文沈遘集》。
- 宋祁，《全宋文宋祁集》。
- 呂陶，《全宋文呂陶集》。
- 范仲淹，《全宋文范仲淹集》。
- 范祖禹，《范太史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 范純仁，《范忠宣集》。《四庫全書珍本八集》。
- 晁補仁，《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四部叢刊初編》。
- 唐庚，《眉山集》。《四庫全書珍本六集》。
- 晁說之，《嵩山文集》。《四部叢刊廣編》。
- 脫脫等，《宋史》。中華書局點校本。
- 袁采，《袁氏世範》。《叢書集成》。
- 張師正，《倦遊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上海：新華書店。1993。
- 陳襄，《全宋文陳襄集》。
- 陳柏泉編，《江西出土墓誌選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 陳師道，《後山集》。《四部備要》。
- 陸佃，《陶山集》。《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
- 黃庶，《伐檀集》。《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
- 黃庭堅，《山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 曾鞏，《元豐類稿》。《四部叢刊初編》。

陶晉生

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葛勝仲，《丹陽集》。《四庫全書珍本別輯》。

楊傑，《全宋文楊傑集》。

鄒浩，《道鄉集》。《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

鄭俠，《西塘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

鄭獬，《鄖溪集》。《四庫全書珍本三集》。

劉翥，《龍雲集》。《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

劉摯，《全宋文劉摯集》。

劉摯，《忠肅集》。《四庫全書珍本別輯》。

慕容彥逢，《摘文堂集》。《常州先哲遺書》。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

歐陽修，《歸田錄》。《學津討原》。

謝逸，《溪堂集》。《四庫全書珍本別輯》。

蔡襄，《端明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

韓維，《南陽集》。《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蘇洵，《全宋文蘇洵集》。

蘇軾，《東坡七集》。《四部備要》。

蘇轍，《欒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釋惠洪，《石門文字禪》。《武林往哲遺書》。

釋惠洪，《冷齋夜話》。北京：中華書局。

參考書目

苗春德編，《宋代教育》。開封：河南大學，1992。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台北：鼎文書局，1973。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台四版。

《文物資料叢刊》

《江漢考古》

《考古》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The Education of Northern Sung Elite Women

Tao Jing-shen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rizon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Many elite women (women of *shih-tzu*) in Northern Sung times were literate. This essay is an attempt to trace their education and the role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Even though the education of Northern Sung elite women was elementary and informal, many women appear to have been highly educated. Examples of literate women's biographies (*mu-chih* or funerary inscriptions) in Sung collected works show that they read and studied a variety of books, from classics, histories, and literature to Buddhist and Taoist works. However, being confined to the household, most women of letters only wrote poems and there are some surviving pieces. In their old age many women believed in Buddhism and enjoyed reading Buddhist sutras. Education was a necessity for elite women because they often had to be managers of their husbands' households, of matters of clan members, and of estates. In fact, women were valued not only for their role in producing and bringing up heirs, but also for their many skills. They often assumed a major rol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when their husbands were pursuing a degree throug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r were appointed official positions away from their homes. Many strong-willed women were determined to teach their sons or to supervise their education when their husbands ignored education or died early. Not all women stayed home. The widows who chose not to remarry had to engage in many productive activitie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In sum, literate women seem to have been desirable wives for Northern Sung elite men.